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江西提唐紀四十七

起西曆一千九百零七年五月九日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興元元年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

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厠籌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

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至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混米至減五之四混爲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綃裙破然後易吐蕃旣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鑿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旣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畧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長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人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城戍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

通鑑卷三十三
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城戾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調䟽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設

使其中有肆情下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癸酉涇王侏

薨 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

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思爲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畧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

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二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朱滔纔與數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旣內慚又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已怦悉發留守

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
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爲義武節度
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
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
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
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饑寒柰何遂殺固
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
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華
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
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

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
華表陳利害請別爲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
上即以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
名曰華今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
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
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
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
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
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
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

通鑑卷三十一
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
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
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
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
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
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
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
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
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尚可孤敗泚將
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

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偉
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
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
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
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
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
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偉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
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
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
駱元光敗泚衆於漶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

通鑑卷三十一
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墻神麋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

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又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

通鑑卷三十三
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
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鎮
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
俊既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
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
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晟在渭
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
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
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

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
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
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鑿閉城拒之泚謂之曰
汝之節吾所授也柰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鑿取
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
希鑿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
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
射泚墜阮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
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 上命陸贄草詔賜
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爲巨盜

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城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斑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沈等已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爲興元府 甲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擒獲

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啗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莫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

有旅拒復勞誅鉏哉戊午車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
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
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
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
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
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
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璿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
朝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齋先除懷光太子太保
敕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壬午車
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駑

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
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
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
間日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
將相又次之 曹王臯遣其將伊慎王鏐圍安州李
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臯遣別將李
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
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
夜於厲鄉走之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
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

通鑑卷三十三
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誣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 辛卯赦天下 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

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懷光旣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虜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柰何拱

通鑑卷三十三
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
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
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况日者
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
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 李希烈聞李希倩
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
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
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
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奏請往理不

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
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
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斬之以懲逆
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及不許 先是上命渾瑊
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
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
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
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敎守隰州鄭
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乃加渾瑊河中絳
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

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内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勣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次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中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朱滔爲

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 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 初魚朝恩旣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

通鑑卷三百五
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心腹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

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二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又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

通鑑卷三百三十五
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甲午以澄爲汴滑節度使
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
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
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
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
至城北恇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
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
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
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爲汴州刺史李勉至
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爲相

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
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
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
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
者又言韓滉聞鑿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
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
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
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
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
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

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
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
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
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
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
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
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
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
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
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對曰今天下

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
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
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
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
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
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感
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即
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
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
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

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章
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
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
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
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
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
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
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
使李盧不堪爲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
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

來主上已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
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
以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
罷爲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
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
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爲留
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
汝敢爲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
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
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

通鑑卷三十三
二
混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

貞元元年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讐六軍思食其肉何

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矣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怨已之孫也 三月李希烈陷

鄧州 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李懷光都虞候李鳴岳密通款于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鄘邕之姪孫也馬燧軍于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

丁丑以曹王臯為荆南節度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

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

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為招

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韓遊瓌請兵於

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

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柰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

囂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

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六

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將

軍韋臯為西川節度使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

刺史劉怦知軍事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

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可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防隄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旣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叛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疆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覷之心三也懷光旣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勲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旣解河中罷諸道兵

賞與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莩甚衆且軍中大將殺戮畧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爲他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 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辛

丑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
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
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
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
兵臨之彼閉壁走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
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且今
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皆行
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
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
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
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旣
成謀則不得全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
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
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
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
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
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
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
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陝
泌曰辭口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

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去必寫宣以却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生汝爲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洎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 壬辰以劉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 大旱灞澇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校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四十八

起旃蒙赤奮若八月盡強國單闕七月八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貞元元年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冗食者皆罷之。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
衆不對燧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
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弟堅守勿出皆曰諾王
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守將尉珪
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
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
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
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
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
言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

中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
城探甲矣又曰東城疑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
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
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
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
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
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
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
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
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

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璿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人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從彼願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

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爲都虞候上使問陸贄河中旣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旣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

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覲又曰臣姑以生禍爲憂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悖

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

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但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初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還之由是有隙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

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駱元光將
殺徐庭光謀於韓遊瓌曰庭光辱吾祖考吾欲殺之
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諾壬午遇庭光於
軍門之外揖而數其罪命左右碎斬之入見馬燧頓
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
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
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為
之請乃捨之渾瑊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
自是分居邠蒲矣 盧龍節度使劉怱疾病九月己
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怱尋薨 已

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為戶部尚書庚申

薨 冬十月癸卯上祀圓丘赦天下 十二月甲戌

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 于闐王曜上言

兄勝讓國於臣今請復立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

卿還其國勝固辭曰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

京華不習其俗不可往 上嘉之以銳為韶王諮議

二年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

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滋子玄

之孫也造少居上元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

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

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又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吉中孚判度支兩稅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崔造與元琇善故使判鹽鐵韓滉奏論鹽鐵過失甲戌以琇爲尚書右丞陝州水陸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

道成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甲申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

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爲節度使秋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爲留後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巴西以虔王諒爲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爲留後以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爲陳許節度使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癸未義成節度使李澄薨其子士寧謀總軍務祕不發喪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

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又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

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彘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九月丁亥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

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爲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墨緣出視事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廼不敢襲位丁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爲義成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比明殆盡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并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賈耽曰柰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命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

服其度量不敢犯也 吐蕃遊騎及好時乙巳京城
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
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
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柰何不與
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爲之動容李晟遣其
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
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
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
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
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

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
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
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
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破堡壬申遇吐蕃衆二萬與
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
蒙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
於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
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潛使人
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十一月甲午立淑妃
王氏爲皇后 乙未韓滉入朝 丁酉皇后崩 辛

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衆奔鄜州吐蕃入據之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滉相約爲兄弟請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宮也毋悲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驚服旣而遣人密聽之滉問孔目吏今日所費幾何詰責甚細玄佐笑曰吾知之

矣壬寅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瑛俱入朝 崔造改錢穀法事多不集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元琇旣失職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旣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 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衆去遂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 韓滉屢短元琇於上庚申崔造罷爲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以吏部侍郎班宏爲戶部侍郎度支副使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

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
寧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
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工部侍郎張彧
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
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爲晟行
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
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
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上慰
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
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
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爲兄弟四
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
薦延賞爲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
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
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
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初李希烈據淮
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
者爲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
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

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反爲所敗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陝西七里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

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衆大半趣長水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

賊已破而還上命劉玄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爲其誅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雋州獲西瀘今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一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

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群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群蠻求內附臯奏今吐蕃棄好暴亂鹽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貶夔州

刺史劉滋罷爲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郎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爲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群吏救過不贍渾雖爲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柰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爲之少霽威嚴 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澣充入吐蕃使 戊寅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韓滉薨滉父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

爲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分浙江東西道爲三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觀察使以領之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下用之渾疾間遂乞骸骨不許 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

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已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旣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用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爲非勳德所宜晟歛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慚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旣

通鑑卷三十三
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衆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將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

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

向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

部尚書崔漢衡爲副使司

封貞外郎鄭叔矩爲判官

特進宋奉朝爲都監己丑城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

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

原州之士黎樹旣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

將馬有麟奏土黎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

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巳還丁未遣使追告之申蔡

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

冀謀逐之詐爲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

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旻曹濟奔長安閏月

已未韋皇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訶伺導達雲南 庚申大省州縣官真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卧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亥以荆南節度使曹王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

七州隸之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公俱城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
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
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
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城約各
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
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
索城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游騎貫穿唐
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城等皆不知入
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
中城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
甲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
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
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城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
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城入元
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城
與城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
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
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
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
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

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齋詔遺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令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命

弁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爲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日久不欲代之爲帥乃以爲右龍武大將軍明日自良入謝上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爲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爲河東節度使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二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韋皇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李泌初視事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目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

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

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遂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

失卿言是也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乙卯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塗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

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滕釘鞵更鞆上馬以至梁州他人皆不得近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郃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郃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郃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他官勿令宿衛以遠

嫌秋七月以昇爲詹事郃國肅宗之女也 甲子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右羽林將軍韓潭爲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

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貢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甸勘兩稅錢帛使初河隴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為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

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柰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

之關中土沃而又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

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
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
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
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
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
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戌卒應募願耕屯田者
什五六 壬申賜駱元光姓名李元諒 左僕射同
平章事張延賞薨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端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大夫提舉稟嵩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

三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衣魚袋司馬光奏勅編集

唐紀四十九 起 疆圍單闕八月盡重光協洽凡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吐蕃尚結贊遣五
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
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初兵部侍郎同平
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渾議事數異同延賞使所
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

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
醞藉而渾質直輕佻無威儀於上前時發俚語上不悅
欲黜爲王府長史李泌言渾福直無他故事罷相無爲
長史者又欲以爲王傅泌請以爲常侍上曰苟得罷之
無不可者己丑渾罷爲左散騎常侍 初郅國大長公
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公主不謹詹事
李昇蜀州別駕蕭鼎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皆出
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主常直乘肩
輿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
幽王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
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
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聞人父子誰語卿舒
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歷初陛下語臣今日得
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
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
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
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
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
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

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厲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

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

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彘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

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甲午詔李萬不知避宗宜杖死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曰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

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賊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爲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

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飮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毋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

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柰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曩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乂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乂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

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疆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匹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特連雲爲斥堠連雲旣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命已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

地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
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
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
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遊瓌
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腰斬軟奴等八人
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
韓遊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遊瓌又
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

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
昌分其衆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

諸縣以就食十二月韓遊瓌入朝自興元以來

至是歲最爲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
和糴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

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
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
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
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
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
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
其家○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
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

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歛盜匪公財及左右詔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戶自言於天子而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年一定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從之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爲涇原節度使甲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爲隴右節度使昌元

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美涇隴稍安韓遊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為必不返餞送甚薄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鎮軍中憂懼者衆遊瓌忌都虞候虞鄉范希朝有功名得衆心求其罪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之寘於左神策軍遊瓌帥衆築豐義城二版而潰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

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以取信旣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旣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徃復論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

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

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曩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

之徒皆相也 劉昌復築連雲堡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福建觀察使吳詵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詵腹心十餘人逼詵牒大將郝誠溢掌留務誠溢上表請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乙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鎮之 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辛未以太子賓客吳湊爲福建觀察使

吳詵爲涪州刺史 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寧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爲長武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告於衆輕騎歸朝戊卒裴滿等幟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

癸丑帥其徒作亂曰張公不出本軍我必拒之因剽掠城市圍監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爲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衆迎獻甫上聞軍衆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覲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爲寧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統軍 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已未

奚室韋寇振武執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衆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使者爲奚室韋所殺 九月庚申吐蕃尚忠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元友直旬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解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

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爲回鶻許之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臯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爲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吐蕃耻前日之敗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韋臯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雋州經畧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

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
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
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
今明應幼駭可代官徵爲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得
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
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無不
畏而悅之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薨子懷直自知留
後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史十冊命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臯遺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
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日爲回鶻所先則王

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又爲吐蕃屈辱今不乘此
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耻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
橫海留後程懷直爲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弓高景
城爲景州仍請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
矣乃以貞外郎徐伸爲景州刺史 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侍郎斑宏泌言
宏雖清彊而性多凝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
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爲不可參誕之玄孫
也時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晉爲太常卿至是泌
疾甚復薦二人庚子以董晉爲門下侍郎竇參爲中

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珽宏爲尚書
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爲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
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爲辭實專
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
晉爲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
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
者不足道也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畧而好談神
仙詭誕故爲世所輕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
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
爲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胄曹參軍賜錢

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冬十月韋臯
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
城二節度戰于蘄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
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
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旣死臯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
盡復蘄州之境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興兵襲蔚州
驅掠人畜詔書責之踰旬還鎮瓊州自乾封中爲
山賊所陷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京與
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
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爲登里羅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壬辰韋臯復以書招諭之

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寺以示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二月乙亥遣中使復葬故處 初朱滔敗於貝州其棣州刺史趙鎬以

州降於王武俊旣而得罪於武俊召之不至田緒死忍其兄朝仕李納爲齊州刺史或言納欲納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爲緒謀厚賂納且說納招趙鎬取棣州以悅之因請送朝於京師納從之丁酉鎬以棣州降于納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真擊之不克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其大將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年十五 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奔鄆州李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

通鑑卷三百三十三
清伐貝州取經城等四縣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
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
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
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
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
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
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
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爲阿多頡干迦斯感其卑屈
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
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召楊襲

古將復北庭又爲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
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
當送君還朝旣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
知存亡而西州猶爲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
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
遣達比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
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
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畧欲以氣加之謂梅
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畧先據高壘而坐梅
錄俯俛前哭景畧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

通鑑卷三百三十三
十一
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畧於庭
威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月庚午上祀圓丘 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武俊
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詔
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歸
武俊

七年春正月己巳襄王儼薨 二月癸卯遣鴻臚少
卿庾鈺冊回鶻奉誠可汗 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
昌築平涼故城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畢分兵戍之
昌又築朝谷堡甲子詔名其堡曰彰信涇原稍安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
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
驕橫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毀裂案牘府
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由是
府縣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
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
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
士陵忽府縣禁身以聞委御史臺推覆縣吏輒敢笞
辱必從貶謫 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安南
都護高正平重賦斂夏四月群蠻酋長杜英翰等起

兵圍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群蠻聞之皆降五月辛巳

置柔遠軍於安南端王遇薨韋臯比年致書招

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

與之益少臯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

本閩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臯遣忠義還雲南并致

書敦諭之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張昇雲為義

武留後庚辰以虔州刺史趙昌為安南都護群蠻

遂安八月丙午以翰林學士陸贄為兵部侍郎餘

職皆解竇參惡之也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

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

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

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

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丁酉以湊為陝虢

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睦王述薨吐蕃知韋臯

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給之曰唐使

本蠻也臯聽其歸耳無他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

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

潛通吐蕃扇誘群蠻隔絕雲南使者韋臯遣三部落

總管蘇危將兵至琵琶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本傳身卑其體壯無凶暴也因特以幾上蓋如舊
時古古雲南道節度使李元平與李元平曰武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起玄默滯澗盡闕逢隱
茂五月凡二年有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紀五十

起玄默滯澗盡闕逢隱
茂五月凡二年有司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
之路始通 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臯
薨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
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
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
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
山南東道節度判官李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損軍

士衣食鼓角將楊清潭帥衆作亂夜焚掠城中獨不
犯曹王臯家實踰城走免明旦都將徐誠縋城而入
號令禁遏然後止收清潭等六人斬之實歸京師以
爲司農少卿實元慶之玄孫也丙子以荆南節度使
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初竇參爲度支轉運使
班宏副之參許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歲餘參無歸
意宏怒司農少卿張滂宏所薦也參欲使滂分主江
淮鹽鐵宏不可滂知之亦然宏及參爲上所踈乃讓
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權專歸於宏乃薦滂於上以
宏判度支以滂爲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仍隸於宏
以悅之竇參陰狡而悞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
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
聞之謂參曰申必爲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
保其無它申亦不悛左金吾大將軍號王則之巨之
子也與申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不
叶竇申恐贄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上
皆察知其狀夏四月丁亥貶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
州司馬申道州司馬尋賜通玄死劉玄佐之喪將
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爲之隱遣使即軍中問以陝
虢觀察使吳湊爲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

皆以爲便然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壻及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衰經登重榻自爲留後執城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另之盧瑗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寧爲宣武節度使士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準代之逸準正臣之子也

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竇參爲郴州別駕再貶竇

申錦州司戶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孫也張滂請鹽

鐵舊簿於斑宏宏不與滂與宏共擇巡院官莫有合者闕官甚多滂言於上曰如此職事必廢臣罪無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財賦如大曆故事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管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口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五月戊辰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

上密諭贊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贊上奏其
畧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
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
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
選曹其後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
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又
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
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
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
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

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
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
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若令悉命
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揚以
闇投情故必多爲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謗
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
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
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
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
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

通鑑卷三十四
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
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
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非但人
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
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
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上竟
追前詔不行 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
子師古知留後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
千餘人而去 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
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與

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爲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紕
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爲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
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
心况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
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
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
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
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
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

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河南北江淮
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
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
贄上奏其畧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
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又曰
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
爲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
爲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
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
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

等宣撫諸道水災 以前青州刺史李師古爲平盧節

度使 韋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陸贄上

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畧曰所謂措
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
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
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
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
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
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
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斂乖

通鑑卷三百四十四
六
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締紆充直窮邊寒不可衣鬻無所售上旣無信於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

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

通鑑卷之三十三
七
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米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斗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

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今糶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純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九月詔西北邊貴糶以實倉儲邊備浸充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吐蕃雲南日益相

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爲之備辛酉韋臯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

雪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
置戍相保未同一家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
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屢奏擬上不允有怒
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
語以聞參言爲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已已貶公輔爲
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庚午山南西道節度使
嚴震奏敗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 初李納以棣州
蛤蟆有鹽利城而據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泖城以通
田緒之路及李師古襲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輕之是
月引兵屯德棣將取蛤蟆及三泖城師古遣趙鎬將
兵拒之上遣中使諭止之武俊乃還 初劉怱薨劉
濟在莫州其母弟灘在父側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
授之濟以灘爲瀛州刺史許它日代已既而濟用其
子爲副大使灘怨之擅通表朝遣兵千人防秋濟
怒發兵擊灘破之 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
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會良器妻族飲
醉寓宿官舍十一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
宦官始專軍政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
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陸贄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

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
稅茶之錢令所在貯候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
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
人銷錢爲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
無得私賣 二月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雲爲節度
使 初鹽州旣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
侵擾鄜坊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
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
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揚朝
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上使人論陸

贇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
苗粲文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
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
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
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贇上奏其略曰昨
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
心膺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
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
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

通鑑卷三十四
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訐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辨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寃人上無謬聽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鞞不

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溪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爲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

今衆議爲之憤邑叛臣得以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駭動不細竇參於臣無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不濫三月更貶參驪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况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贄贊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官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

至驪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壻也以父大祥歸于定州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之德棣昇雲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上命李師古毀三汭城師古奉詔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厚撫而用之五月甲辰以中書侍郎趙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義成節度使賈耽爲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事邁翰之族子也憬

疑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已置之門下多稱疾不豫
事由是與贄有隙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
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
不均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
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
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
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
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
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
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

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及欲
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
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
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
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
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
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
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
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
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

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可成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甲貴監臨人得抗衡莫

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

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
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
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
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
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
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
命垂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
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
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
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

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田已不究事情
可謂機失於遥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
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
之又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
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
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
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
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
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
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臯遣

大將董勗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丙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晉罷爲禮部尚書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戍州一出黔州
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臯金以示堅丹砂以
示赤心三分臯所與書爲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
請棄吐蕃歸唐并遺臯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
蕃贊普義弟日東王臯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
賜異牟尋詔書令臯遣使慰撫之 賈耽陸贄趙憬
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秋七月奏請依至德
故事宰相迭乘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

日一易之 劍南西山諸羌女王湯立志哥鄰王董
卧庭白狗王羅陀忽弱水王董睦和南水王薛莫庭
悉董王湯悉贊清遠王蘇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
祖王先皆役屬吐蕃至是各卧衆內附韋臯處之於
維保霸州給以耕牛種糧立志陀忽辟和入朝皆拜
官厚賜而遣之 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
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
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
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
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

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
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
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
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閱視
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
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
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
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
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
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

不從

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冬十月甲子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

詣雲南并自爲帛書答之

十一月乙酉上祀圓丘

赦天下

劉士寧旣爲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

寧淫亂殘忍出畝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

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

十二月乙卯士寧帥衆二萬畝于外野萬榮晨入使

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人朝以吾

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皆

聽命乃分兵閉城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即

路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爲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救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今軍州已定宜且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强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覲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角

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償軍又曰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方鎮之臣事多

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又曰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又曰儻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上不從壬戌以通王諶爲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爲

卯後 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爲廣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長子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十年春正月劔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韋臯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 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牁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歔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

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 瀛州刺史劉漣爲兄濟所逼請西扞隴坻遂將部兵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鷄犬者上嘉之

二月丙午以爲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漣親視之死者哭之乙丑義成節度使李融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爲義成節度使復齊物之子也復辟河南尉洛陽盧坦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入朝厚賜遣歸 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

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準厚撫之惟清奔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寧所爲五月庚子徙士寧於郴州欽州蠻會黃少卿反圍州城邕管經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上不許遣中使諭解之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上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準赦量移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事恐非便贄復上言以爲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今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示人疑慮體又非弘乞更賜裁審上性猜忌不

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今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示人疑慮體又非弘乞更賜裁審上性猜忌不

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贄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用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

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但理其時法弊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摛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

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
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
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
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
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
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
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
稅必量人之方任土之宜故所入者唯布麻繒纈與
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
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
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
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
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帛常有禁人鑄錢
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
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
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
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
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
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
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

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
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
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
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
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
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
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阝
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
者旣爲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
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

今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
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
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
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
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
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
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
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
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
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

通鑑卷三十四
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
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
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
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
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
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
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
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
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
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

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
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
所占田約爲條限其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
在深刻裕其制以俛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
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
善經不可捨也

程